

曾经路过德国某机场,突然眼前一亮——在墙上的一大堆陌生的文字中赫然出现了“热水”的汉字指示牌。那么突兀,且只有汉字,显然是专为过往的中国旅客而设。我欣喜若狂,拿出保温杯伸到龙头下。一杯下肚,如饮甘露,旅途的疲惫被消除,思乡的躁动被抚慰,一切的不妥都不见了。

中国人喝热水的习惯年代久远,据说考古学家在两万年前的陶土器皿上,发现了残留的水垢和底部烟熏的痕迹,证明了烧热水最初的存在。“百沸无毒”历来就是中国人民的智慧和传统,头疼要喝热水,发烧多喝热水,压力大来杯热水……白开水无异于一味包治百病的良药。19世纪,清代诗人袁枚的孙子袁祖志在西欧游历一年后撰写了《中西俗尚相反说》,其中记载:“中土戒饮凉水,以防

开腹,泰西务饮冷水,以为除热;中土酒必温而饮之,泰西则皆冷以尝之。”喝白开水,似乎是中国人鲜明的特色标签。

西方人一般不会直接饮用开水,多用来泡茶、泡面、煮咖啡和洗衣服等。开水在英文中直译为 hot

神奇的白开水

湘君

water,意指沸腾的水(boiled water),有时还暗喻“处在麻烦中”之意,与中文所说“水深火热之中”有异曲同工之妙。一边读着“be in hot water”,一边想象咕嘟咕嘟冒泡泡的画面,不免感慨,原来英文能“象形”。比 hot water 更恰当的翻译是 warm water,词性温柔了许多,看着叫人身心熨帖,这才是能够入心的热水。但在实际生活中,我发现老外们更喜欢把它称为 hot water,绝

无误差,甚至还有老外别出心裁地把它制成了表情包,在旅居中国的同道中人里广为流传——KEEP CALM AND DRINK HOT WATER(保持平静,请喝开水)。背景是黄色三角形标签,像是交通禁令标志,让人忍俊不禁。看来,老外的确注意到了中国文化中的这一神秘符号。

老外不喝开水,在中国生活就有些小习惯。多年前我接待了一位随丈夫工作来沪的英国太太,她入住古北的公寓之后第一句话就是:“水能喝吗?”问得我一脸懵圈。后来我才搞懂她的意思是:水管里的自来水能够直接饮用吗?因为习惯喝冷水,一些欧洲国家,无论学校、公园还是街头,随处可见直饮水龙头,住宅还提供免费直饮水。初来乍到,对中国不了解,她担心自来水不能达标。后来,随着城市设施的提升和中国开放的进程,老外们普遍公认上海为各方面最安全的城市,我也再没遇到过类似的尴尬问题。

我听过一个说法:中国人一般脾胃虚寒,所以爱喝热水;外国人脾胃实火,所以需要凉水加冰块败火。我不属医学人士,体质之说是否有依据,特地去请教一位美国医生。她显得十分兴奋,因为恰恰问到她也感兴趣的点上。“在市政水处理之前,喝煮过的开水是有科学依据的——来自山间溪流的淡水可能含有细菌和寄生虫。但现在多数国家的自来水都是安全卫生的,没有理由将其煮沸;喝热水纵然可以舒缓身心,但冷水也没什么不安全,对产妇也是同理!我理解喝热水是中国的习俗,新晋妈妈绝不会在月子里用冷水刷牙。但这只是一种传统,而不是一门科学,冷水一旦进入身体便会迅速升温。况且从医学上讲,母乳喂养的妈妈需要大量的水,冷水更方便饮用。我生儿子那会儿就感到非常口渴,因为母乳喂养会刺激人体产生一种口渴的荷尔蒙!”

确实,水的温度与性别国籍无关,仅仅关乎习惯与喜好。认识一枚欧洲猛男,来上海十数载乐不思蜀。有一次圣诞节赶场子,饮食不规律,肚子不舒服,只能可怜巴巴地蹭着一桌子山珍海味。我给他倒了一杯白开水喝下去,坐了两个小时,伊竟然神奇地好了,精神抖擞地奔赴下一场。这当然不仅仅是开水的上海,但我疑心上海的水土改变了他身体里的分子结构,以至于他回国后依然坚持每天早上一杯白开水。端午节那天,我在这头忙着互送祝福,对着手机上各种漂亮粽子图标画饼充饥。那头,他干脆利落地发来了自己的现场报道,有图有真相,盘子里的几个大粽子,外加一杯白开水,就是他和太太的晚餐。搞得我险些神经错乱,从上海穿越到洛桑,到底谁在过谁的节?

友谊无价,开水有价。免费的白开水在国外可是卖钱的,一杯标价4欧元卖到你心痛;有一次乘坐欧洲某廉价航空,我拿出随身携带的保温杯请求开水,小姐坚决地摇头:No!

没有说话,只用手按着孩子的头,轻轻叹了一口气,摇摇头,拉着孩子离开了。

不禁想起数月前的一幕。那天地铁车厢人不多,但也无空座位。一位满头白发、身背艳红大背包的老人引人注目。她背靠立杆扶手上,面对“爱心专座”,还拎着两个黑色塑料袋,人显疲惫。她眼前两边六人座位上,除一位年龄稍大并带孩子的,都是埋头看手机的年轻人。我真希望像往常一样,有人会自觉给老人让座,但今天没有。面对这本不该发生的场景,有人已习以为常,见怪不怪了,认为事小,无动于衷。我却感到莫名的失落和深深的不安。多么期待,身背重包的白发老人,不再倚杆站立;特定的“爱心专座”上,没有不该坐的人坐着。但愿有时专座空着,在它面前站的是年轻妈妈和她的孩子,或是穿着校服的学生,还有自觉不坐的众男女。这将是一幅多么令人向往的画面。

三毛是民国时期三大著名漫画形象之一,与叶浅予的王先生、黄尧的牛鼻子齐名。在《三毛流浪记》里,这个头顶光秃顶着三根毛发的孩子,孱弱、赤贫,却又正义感十足,是底层儿童的典型代表,很能激起民众对于那万恶的旧社会的憎恶之情。

据张乐平回忆,他依稀记得是在1935年春夏之间创造出三毛形象的,并说刊于上海《小晨报》。经后人努力核实,实际上最早发表在7月28日《晨报》的另一种副刊《图画晨报》第161期。刊时,画报的中缝同时登出消息称:“王先生别传因作者卧病暂停两期”。因此,接下来的8月4日第162期上也是以三毛为主角的两幅四格套色漫画。

最近我有些不自量力,想利用上海图书馆庞大的晚清民国报刊数据库,试着再次检索,看能不能发现更早的三毛。某日下班后花费一小时之功,居然“有幸”找到《时代漫画》1935年第16期里有题为《未来的主人翁:蒋三毛爱国未遂》的一页八格漫画,当浏览完整本,几乎不敢置信:竟是4月20日出版的。兴奋之余,我立即将此“新发现”向张慰军先生报告,心中不免暗自得意。然而高兴了不到五分钟,又发现1936年26期的《时代漫画》也有同名的漫画,打开图卷,竟然一式一样。这不可能。于是再度浏览,终于搞明白,原来是厂商在数字化加工过程中,误将26期里的部分页面,阑入16期,造成了双包案。

也难怪,廉价航空的本质就是仅仅提供一个座位,其他免谈。我又说:我付一杯咖啡的钱,但只要白开水可以吗?小姐立即笑靥生花:当然!褪去一切光环,白开水回归了它的物质本性。但在中国,它被赋予了更多形而上的含义,有种不动声色的玄机在里面:你看不出温度,莽撞地一口下去,要么烫嘴要么冲喉,总之都是要吃苦头的。中国文化的若有若无,疏离留白,统统都在一杯水里了,外国人要弄懂中国文化,没有比它更合适的了。

也难怪,廉价航空的本质就是仅仅提供一个座位,其他免谈。我又说:我付一杯咖啡的钱,但只要白开水可以吗?小姐立即笑靥生花:当然!

褪去一切光环,白开水回归了它的物质本性。但在中国,它被赋予了更多形而上的含义,有种不动声色的玄机在里面:你看不出温度,莽撞地一口下去,要么烫嘴要么冲喉,总之都是要吃苦头的。中国文化的若有若无,疏离留白,统统都在一杯水里了,外国人要弄懂中国文化,没有比它更合适的了。

那天,我利用休息时间去中华艺术宫参观。一个展馆门口有大幅的吴冠中画像,原来正在举办吴冠中画展。我仔细地观看了每一幅画,感叹画的优美。正值中午,参观画展的人不多,我心想,要是有人来这,就可以拍摄参观人观画的作品了。遂一边慢慢地看画,一边慢慢地“看人”。拍摄的好时机终于来了。一个母亲带着孩子来参观,她用手指着画讲解画中的内容,孩子则歪着头认真听讲。在灯光作用下,母亲手指点的动作的影子映在墙壁上,正好起到了相互呼应的作用,整个画面非常优美和温馨。怎样拍摄才能表达这个意境?我想到了门口的吴冠中大幅画像。以此幅画像为前景,远处是母子在观画,这样就能同时表现展览、看展两个主题。于是,我根据自己的构思,拍摄了此幅照片,在后期处理时,加强了暖色调,使整个画面呈现出暖色的温馨场面。

“三毛”本姓蒋?

祝淳翔

就这样,我企图改写历史的小心思,转瞬之间化为了泡影。可我倒也没有气馁,收拾心情,细细打量那几幅早期的三毛漫画:起初三毛似乎是个调皮的城市小孩。他会趁着长胡子老爷爷假寐之时,拿剪刀剪下长须,粘在自己颌下,惹得老爷爷跳脚大惊。他也会突发奇想,看见抽屉里的剃须刀,联想起自己没有胡须,便捉了只公鸡,抱着给它剃毛。他还还将礼帽套在一个白色圆瓷瓶上,用毛笔绘出老爸的形象,并兴冲冲找他来“献宝”。还有一次,他吹喇叭召集比自己更小的群孩子,叫来黄包车,举着一面“旅行团专车”的旗帜招摇过市,并“成功”吸引警察注意……总之很有点无厘头,展现出一个大半孩子天真无邪而又机智且捣蛋的一面。

《蒋三毛爱国未遂》的内容大异其趣,描述三毛看见街上的招贴画,一头猛虎正张开口盆大口,扑向象征着华夏大地的中国地图。细看构图,老虎已作势将整个东北三省衔入口中。三毛见此气不忿,吹起小喇叭喊来群孩子,大家齐心协力,手执长刀长枪,将画中的虎扯下,好一通扎刺劈砍。却被警察制止,将众孩捆住,可怜的二毛被揪住头发,倒拽而去。最终都被锁进木笼,笼框边接了

母亲搬进了新房子,很高兴,早就给我准备了一把钥匙,用一小截细绳绳儿串着。我想直接剪断,穿进钥匙扣。“慢点!”母亲拿过钥匙串,眯着眼,用指尖尖慢慢解开了系着的结。然后递给我,说:“剪刀快当,总觉得疙瘩还在。”

今天母亲已经走了整整五年,房子也换了主人。但钥匙一直还在我身上,疙瘩仍未解开。

等一位朋友吃饭久没到,于是打电话调侃道:“酒都凉了。”朋友更风趣:“你先吃着,先吃是饱,后吃也是饱。”记起一则寓言:一只狐狸看见院子里又大又紫的葡萄,有栅栏过不去,饿了三天三夜,瘦了,钻进去。葡萄果真非常甜,吃了,出不了栅栏,于是又饿三天三夜……

水管,予群孩以水浇之刑。笼子上还有一块牌子,上书八个大字:“捣乱分子特此示众”,这就与先前招贴画上的十六字宣传语:“国难严重,凡我同胞,一心一德,匡救时难”形成鲜明的对比。讽刺的意味昭然若揭了。

据说蒋介石有一鲜为人知的外号,就叫蒋三毛。又听说张乐平原先画的只是一个光头小孩,画好后仿佛若有所缺,遂在头顶添上三根毛,小孩形象顿时生动了不少。这恰与《世说新语》里“颊上三毛”的典故,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具体到头上三毛,早年多呈挺立状,略似埃热笔下的丁丁那头向上翘起的短发,远不如日后的迎风摇曳,变幻多姿。

当遍翻三毛早期形象之际,忽又从1937年5月至7月的《新闻报》上发现一种《三毛别传》,是替白玉牙膏所作的八格广告漫画。粗看其线条、笔触均与张乐平原作相近,却署为吉民仿作。转至1938年9月,上海《导报》仍有同题漫画,而张乐平早在一年前即以满腔热情,与上海的一批画家同仁组成漫画宣传队,他任副领队,离沪北上南京,举办画展宣传抗日。以后漫画队在桂林兵分两路,张乐平担任其中奔赴前线的队长,转战于苏、鄂、湘、徽、浙、赣、闽、粤、桂等地,直至抗战胜利。可见吉民的确与张乐平无关吧。犹有甚者,这或许还是三毛形象被人盗用的最早案例呢,留待研究者进一步探讨。



不眠的夜

王树才

“早立秋凉飕飕,晚立秋热死牛。”早晚夜应该是凉爽的。我拉开遮挡白秋阳的窗帘布,微风徐徐而至,伴随着电风扇的摇摆,盘活了室内的些许凉意。

然而,电视屏上高挂着“今夜有大风暴雨”的黄色预警。难怪,小河边天天如此的萨克斯乐曲没有响起,那充满激情的男女伴唱没有从窗口传来,一片寂静。接着一阵嗖嗖响的秋风急促袭来,我急忙关闭窗户,暴雨骤雨被挡在窗外。

也许,诸家如此,不管东南西北风,早已防范预料中。按照往常的惯例,我和妻子安心地观看电视里的新闻故事。个把小时,风停了,雨停了,妻子在电视剧的催眠下进入了梦乡。我打开窗户,凉爽扑面而来,亲密地抚摸着我的全身,一种惬意的享受令人亢奋,我丝毫没有入睡的打算,多少个相似的秋夜,色彩却是那么截然不同。

小时候,一阵狂风暴雨光临秋夜,妈妈第一句话是命令式:不准说话。狂风把煤油灯吹灭,暴雨拍打着门柱,飞溅一丝丝凉意,我兄弟俩闹得问个究竟,只是吓得不敢顽皮,可怜兮兮钻进了被窝。现在徐徐想来,妈妈当初是感到恐惧,害怕只有门板柱子没有砖墙维护的小屋,被龙卷风刮走。要不然,为啥在门板上击上一把菜刀?铁器僻邪?太幼稚了。

其实,秋雨是短暂的。有句话说得好:秋雨入田贵如宝,入土小麦喝个饱。我记得一个久晴不雨的秋天,田地分到各家各户耕种,路面尘土飞扬,快要抽穗的禾苗变得焦黄,混为一体犹如火烧中天。那个秋夜没有雨,大伙儿扛着古老的水车,到水塘到沟渠寻找水源,用人力车水,甚至挑水,累得筋疲力尽,换来的却是杯水车薪。秋夜难眠,得不偿失。如今有抗旱井,有电力灌溉,秋夜回归到人们快乐的时刻。

自古以来,秋高气爽,秋夜绵长,由于处世不同,在秋夜无眠里所展现的是喜是忧难以一言而尽。宋代朱淑真在《秋夜》中是另一种处境:“夜久无眠秋气清,烛花频剪欲三更。铺床凉满梧桐月,月在梧桐缺处明。”漫漫秋夜,孤坐独宿,烛花频剪,充满愁绪。也许她命运不幸,空房寂寥,局限于百无聊赖中,只好剪烛花以消遣寂寞了。若是换个环境,在当今美好的时光里,也许窗外梧桐树缝筛下的婆娑月影,斑斑驳驳地不是铺满了冰凉,而是一种舒适宜人的感受,月亮的明亮,是一种希望……

凉风徐徐、暑气渐退的秋夜里,小河边有人独自散步,有人音乐伴唱;自家有电视,有电脑,还有微信、视频的往来。风雨过后,我从窗口一眼望去,洗礼后的秋夜格外明朗,房屋和树木,在灯光映照下清晰可见,路上虽然没有行人,可青蛙在唱个不停,室内敲响了零点的钟声。



一滴水

陶灵



七夕会

那天,我利用休息时间去中华艺术宫参观。一个展馆门口有大幅的吴冠中画像,原来正在举办吴冠中画展。我仔细地观看了每一幅画,感叹画的优美。正值中午,参观画展的人不多,我心想,要是有人来这,就可以拍摄参观人观画的作品了。遂一边慢慢地看画,一边慢慢地“看人”。拍摄的好时机终于来了。一个母亲带着孩子来参观,她用手指着画讲解画中的内容,孩子则歪着头认真听讲。在灯光作用下,母亲手指点的动作的影子映在墙壁上,正好起到了相互呼应的作用,整个画面非常优美和温馨。怎样拍摄才能表达这个意境?我想到了门口的吴冠中大幅画像。以此幅画像为前景,远处是母子在观画,这样就能同时表现展览、看展两个主题。于是,我根据自己的构思,拍摄了此幅照片,在后期处理时,加强了暖色调,使整个画面呈现出暖色的温馨场面。

摄影

观·展

侯伟荣